

第六十九章 知母莫若知父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最好的時機？”範閑一頭霧水地看著父親，但不知為何，見到父親大人如此鎮定，他的心情也輕鬆起來，再不似在山中那般焦慮，自嘲一笑，將腋下的拐杖扔開，坐到了椅子上。

“當心你的傷口。”範建搖了搖頭，不讚同的說道。

範閑笑了笑，輕輕揉了一下胸口下方，內裏有些隱隱作痛，不過最近費先生在旁邊妙手調養，已經好的差不多了。

“說說吧，你究竟是在害怕什麼。”範建輕援領下飄然長須，一向方正嚴肅的尚書大人，在此刻終於露出了一絲成竹在胸的瀟灑感覺。

範閑一愣，皺眉想了半天，才發現自己確實有些驚慌過頭，自己究竟是在害怕什麼呢？在心中梳理了一下自己的隱憂，誠懇說道：“這消息如果傳開了，天下人的議論自然會異常洶湧，宮中知道了我的身世，還不知道會怎麼處理。”

“怎麼處理？”範建冷笑道：“莫非你以為宮中直到今天還不知道你的身世？”

範閑沉默了起來，知道父親說的很對，自己是葉家後人的事情，皇帝當然比誰都清楚，至於太後那邊...看上次冬至崇肉宴上的神情，估摸著那位老人家也早清楚了，隻不過這一對母子瞞著天下人而已。

“他們想瞞著天下人，如今瞞不住，事情的發展總會有些變化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而且，皇後知道我是葉家的後人，她會怎麼想？依父親所言，葉家與她之間可是有化不開的仇怨。”

範建搖了搖頭。冷然說道：“皇後那處不需要考慮，這位婦人乃是有史以來勢力最弱的皇後，你需要考慮地，隻是東宮太子會不會被她說動來對付你。”

皇後的家族勢力。早在十幾年前的京都流血夜裏，就已經被慶國皇帝清除的一幹二淨，一向不顯山露水地範建，在其中起了最大的作用，所以他當然清楚皇後根本翻不出什麼動靜來。

“太子。”範建的唇角泛起淡淡笑意，“他是聰明人，以你目前的地位權力，他隻求你能保持平衡就行，哪裏還會因為當年的事情，來主動撩拔你。”

範閑微低著頭。半晌後說出幾個字來：“長公主呢？”

天下皆知，葉家的產業被慶國皇室收入囊中，成為了如今的內庫。當年強行征收天下第一商。用的名義自然是很可怕的那種，比如謀逆之類。而如今忽然多出來一個傳說中的葉家遺孤，那究竟查不查當年地遺罪？

就算不查，在很多人的眼中，葉家後人也是皇室必定要斬草除根的對象。這是曆史地規矩，沒有人會躲過。

範閑是葉家後人的消息傳開後，長公主一定會利用這件事情。大作文章，逼迫宮中做出相應的反應。上溯葉家產業被奪之事，依照皇家的慣常行事手法，範閑不被暗中殺死就是好的了，更不用說飛黃騰達。

當然，範閑身世地另一半也很奇妙，所以他不用擔心宮裏那對母子會對自己下殺手，甚至對方都不會將自己當成需要提防的對象，但惱火就惱火在。世人並不知曉這個事實！

如果宮中那對母子想長久瞞著世人，就隻能將範閑當作單純的葉家後人來看待，在典論地壓力下，讓範閑與內庫...甚至是監察院脫手。而對於已經結下了無數仇家的範閑來說，失去了手中的權力，實在是相當的危險。

“長公主？”範建麵上毫無情緒說道：“如果她足夠聰明，這次就會袖手旁觀，而不會出手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因為陛下的心思。”

範閑沉思著，漸漸明白了父親說的是什麼意思。皇上當然是知道自己身世的人，雖然不知道皇帝將來會怎樣安排，但至少在當下來說，他還沒有掀開桌麵上絨布的打算。知曉此事後，想來皇帝與自己的反應一樣，應該是在震驚之後感到一絲憤怒與狂燥。

皇帝與範閑，都是很喜歡掌握一切地人，所以很忌諱這種脫離控制的事情發生。所以陛下一定會非常憤火，他第一個念頭是要找出泄密的人，而如果長公主此時好死不死地借此大舉向範閑進攻，皇帝反而會大力維護範閑，並且在心中對長公主的疏遠之意更深一分。

範建淡淡說道：“你如今已是監察院的提司，通過這半年來的行動，手中握有了足夠的權力。由澹州直至京都，不論是為父，還是陳院長，我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替你將腳下的基石打造的更牢固一些...如今的你，已經是一方重石，怎會害怕那些清風拂麵？放心吧，那些風已經吹不動你了。”

範閑沉默著，心中另有所憂。

“自然，這人間也有天界罡風。”範建嘲諷說道：“你所害怕的，不外乎是宮中的態度。但是太後與陛下都知曉此事，頂多會礙於物議暫時冷你兩天。這事兒怎麼發展，終究是看陛下的態度。”

最後，這位老謀深算的戶部尚書說道：“而經由懸空廟刺殺一事，陛下深信你之忠誠，當然會偏向於你...如今你傷勢未愈，陛下總會記著你的功勞，在這個時候，你的身世被揭出來，陛下會盡量替你考慮，不論是皇族利益，皇後太子，甚至是長公主太後的壓力...，

“與你替陛下擋的那一劍相較，就算兩相抵銷了。”範建冷笑著說道：“所以說，這是最好的時機。宮裏這些事情，我不說你也清楚，或許再過些年頭，陛下惜你救駕的情份淡了，你也就再難利用。揭**世隻能在這幾天。早些不行，晚些...也不行。”

最好的時機。

範閑在心裏品著這些話裏的寒意，麵上浮出一絲苦笑：“我隻是擔心，這件事情會對家裏帶來什麼麻煩。”

範家收留當年葉家遺孤？雖然這是皇帝地安排。但鬧大了之後，皇帝肯定是不會認帳，倒黴的隻能是範府。

範建緩緩閉上雙眼，唇角欣慰的笑容一現即隱，緩緩說道：“傻孩子，如果連你都不會動，怎麼會動為父？如果朝廷對我動手，豈不是證實了你是葉家的後人？”

範閑睜大了眼睛，半晌後說道：“您地意思是，不論外麵如何傳。我們死都不能認帳？”

“當然。”範建含笑說道：“誰能有證據？”

範閑歎息道：“真可惜，我本以為既然沒有什麼影響，我可以借機...”

“借機替葉家翻案？”範建哈哈大笑了起來：“難怪你先前緊張如斯。原來是存著大心思。你這孩子啊，這世上的案何必一定要在明麵上翻呢？十幾年前陛下就已經替葉家翻過一次，如今這些，隻是餘波罷了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葉家後人這件事情。其實還真不能嚇著孩兒，隻是...”他本準備說，擔心被長公主及有心飛*庫*網人從這件事情裏。猜出自己身上帶著皇家的血脈，但話臨出唇之時，忽然醒悟過來，住嘴不言。

關於自己與皇帝的關係，範閑與父親大人從來沒有正麵說過，一直以來，父子二人都很知機地沒有點破，盡量維持著目前和睦的景象。

範建明白兒子想說的是什麼，沉默了下來。良久之後才歎了口氣：“那件事情...你還是藏在心裏吧。至於別人猜不猜的到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為...為父明言，陳院長隻怕一直滿心歡愉地等待著這件事情的發生。等傳言來到京都後，他一定會動用手中的權力強力壓下流言，從而證實這條流言，然後等著天下人逐漸猜到你的身世，至少要讓天下人習慣於...你地身世流言。”

範閑默然，知道父親的推算是極有道理的。老跛子地做法，用屁股想也能想到，強力強製葉家後人的傳言，才能讓慶國百姓相信這個傳言，這正是極高明的手法，至於自己是皇帝私生子的事情...

“陳萍萍究竟想做什麼呢？”範閑的心情忽然間變得十分地疲倦，無力地問著父親。

“為父不清楚。”這位一直沒有表現出過人實力與智慧的尚書大人緩緩說道：“你應該猜到，我與陳院長的看法從來都不一樣，在你地問題上，我與他較了很多年的勁。而且我沒有信任他的習慣，很奇妙的是，他似乎同樣並不信任

我。相反，我和他倒對你這個孩子更信任一些。”

他望了兒子一眼，自嘲笑道：“最終似乎還是他勝了，成功地將你拖入這團亂局之中。”他接著淡淡說道：“我甚至懷疑這件事情是不是他一手弄出來的，不然北齊人怎麼可能知道小葉子是你的母親。當然，眼下你不用擔心太多，這件事情的首尾，想來陳院長這時候已經開始入宮為你謀劃了。”

父子二人沉默了下來，許久之後，範閑忽然無頭無腦地說了一句：“對不起，父親。”

很沒有道理的抱歉，不知道是在抱歉什麼。是在抱歉在前路的選擇上，自己終究接手了監察院，從而被迫踏上了爭權地道路，沒有如父親一樣選擇更平安的生活？還是抱歉自己離奇的身世，為範家帶來了未知的危險？抑或是替母親向“父親”表示最誠懇的歉意？

或者是...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很想成為您真正的兒子，隻是老媽不給我這個機會。

範尚書在猜測，是不是陳萍萍利用範閑救駕身負重傷這最好的時機，在揭破他葉家後人的身份。與此同時，陳萍萍在重重深宮之中，也在不停猜測著，是誰忽然間折騰了這麼一件事情出來。

政治人物，並不是很在乎那些名義上的東西，所以這兩頭老狐狸。隻求範閑能過的幸福，能手握權力，並不以為範閑一定要名正言順地回歸葉家的門楣。

“知道這件事情地，隻有我。範建，範老夫人，陛下，費介。”陳萍萍坐在輪椅上，幹澀微尖的聲音在禦書房裏響了起來，“陛下先前說，太後是在春闈後查覺此事，那一共也隻有六個人，依臣看來，這六個都不可能泄露出去。”

皇帝緩緩轉過身來。那雙往日清湛的眸子今日火火中燒，如鷹一般銳利噬狠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都不可能泄露出去？那北齊人是怎麼知道的！”

春闈之後。範閑監察院提司地身份暴光了，從而他成為了慶國年輕官員裏最風光的人物，尤其是馬上又要執掌內庫，這種權勢實在是有些薰天。一般的人物還猜不到什麼，但深宮之中那位皇太後。久經國事，慣見陰穢，政治上的嗅覺實在是有些敏銳。在她的強力逼問之下，皇帝終於向母親承認了，範閑就是自己的私生子。

太後在震驚之後，終於接受了這件事實，畢竟老人家再如何痛恨當年的那位“妖女”，但對於皇家的血脈總有一絲容忍的程度。

“也許，也許是北齊人猜到的。”陳萍萍低聲自言自語著，卻不知道猜中了最接近事實地答案。

皇帝冷笑道：“苦荷是什麼樣的人物？北齊國師難道僅僅用猜測就敢下定論？”

陳萍萍沉默了許久之後，才開口說道：“長公主。嫌疑最大。”

如果是範閑此時在一旁偷聽著，一定會大叫一個讚字！這是什麼？這就是傳說中大巧無工，大象稀聲，裸奔的構陷啊！

太後知道範閑是葉家地後人，長公主是太後最疼的女兒，曾經反手將言冰雲賣給北齊，也曾經與北齊大家莊墨韓有過私下的交易，她與北齊太後有私下的書信來往，她往北齊的走私線路讓北齊君民不知道節省了多少銀子，她...她她，因為內庫移權地關係，對範閑恨之入骨，甚至開始使用刺客手段，隻是失敗了。

這些都是皇帝十分清楚的事實。隻要細細一分析，便會發現，長公主擁有知道此事的最大可能，擁有通過北齊方麵轉手爆料地最佳途徑，最關鍵的是，她擁有最大的動機。

陳萍萍先前的這句話也極有講究，如果他是語焉不詳地暗中指出，宮中有人與北齊關係良好，從而讓皇帝自己想到遠在信陽的妹妹而不敢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指中心地說出長公主的名字，皇帝也一定會小小懷疑一下他的用意。

而他如此直接坦蕩地說出長公主的名字，直言對方嫌疑最大，便是純忠之臣的表現，隻在乎自己地意見會不會對陛下有用，而不忌諱會不會讓陛下懷疑自己這樣的表現，一向精明的皇帝，當然極其受用。

皇帝沉默了下來，麵色卻顯得有些難看，半晌之後才說道：“看來...雲睿並不知道範，不知道安之是我的骨肉。”

如果太後將這件事情也告訴了長公主，那長公主一定不會揭破範閑的身世，因為那樣就不再是針對範閑，而是在針對陛下了。

陳萍萍微微領首，從陛下這句話中就知道，陛下已經相信了，長公主才是這個傳言的源頭。

片刻之後，皇帝冷冷說道：“等著消息吧，看雲睿會不會來信。”

範閑是葉家的後人，如果長公主上書宮中，以此為機，勸說陛下警惕此事，抑或直接勸皇兄殺掉範閑，滅了範家，那皇帝就會真地將兄妹之情看淡了。

“接下來如何處理？”陳萍萍咳了兩聲，由於進宮匆忙，花白的頭髮沒有束的太緊，有些蓬亂，愈顯老態。

皇帝看了他一眼，忽然苦笑歎道：“朕這一生，也算風光，沒料猶在壯年，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，除了你與建哥兒，竟是找不到個完全信任的人。”

陳萍萍微微一怔，正要說些什麼，皇帝歎息著揮手說道：“你可記得，當年太後征收葉家用的什麼名義？”

“謀逆。”

“嗯。”皇帝麵無表情說道：“當年你們兩個人也讚成這個提議。畢竟小葉子留下的東西，一不能亂，二不能放，在她離去之後。就隻有皇室才有這種能如收攏，保護葉家這些產業繼續運轉下來。”

“不錯。”陳萍萍平靜說道：“當初心想，既然人都已經去了，安個什麼罪名，想必她也不會介意，隻是沒想到十七年後，反而變得有些棘手。”

皇帝冷冷道：“有什麼好棘手的，旨意出自朕口，朕便將葉家平反了，這天下又有誰敢說三道四？”

“不可。”陳萍萍斬釘截鐵地回答。似乎出乎了陛下的意料，“陛下對那孩子存著憐惜之意，但此事萬萬不可...畢竟。陛下您要考慮一下老人家的感受。”老跛子心裏明鏡似的，皇上這招雖沒名字，卻是最後地一次試探。

皇帝知道他說的是太後，思忖少許後點了點頭，又道：“看來。你心中已有定數了。”

陳萍萍苦笑應道：“事出突然，陛下又未曾有旨意，所以並未備著方案。”這話的意思很明白。皇帝本來一直就想讓範閑的身世始終被藏著，院子裏當然沒有想過這件事情。

他話風一轉，續道：“不過並無大礙，信陽方麵如果來信，請陛下嚴加訓斥，陛下再叮囑幾位皇子數句，範閑那邊讓他死不認帳，百官縱使疑惑，想必也沒有人敢就無根傳言上什麼奏章。”

“安之不免尷尬。在朝中如何自處？”

“一轉年，他便要遠赴江南公幹，恰好可以躲開這場議論。”陳萍萍細聲微笑道：“陛下，這事兒雖然麻煩，但此時爆了出來，時機還算不錯。讓範閑遠離京都要地，這樣拖上兩年，事情自然就淡了。”

“能淡嗎？”皇帝眯著眼睛說道。

“司理理在流晶河上，人們傳說她是當年某位親王的後代，傳來傳去，除了讓那座花舫的生意好了些，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。至於範閑的身世...”陳萍萍歎息著，“就讓世間多一件無傷大雅的小道新聞吧。”

皇帝沉思良久，從鼻子裏嗯了一聲。

“報紙上還可以拿這事兒做做花邊。”陳萍萍繼續說道。

皇帝也笑了起來。

“隻是要防著那件事情。”陳萍萍看了陛下一眼，帶著一絲悲哀之意說道。

“皇後那裏，我會讓母後出麵。”皇帝點點頭，歎了口氣說道：“不能給他一個名份，朕已經對不住這個兒子。”

半月之後，京都的大街小巷裏都開始流傳一個消息，這消息裏說地是，如今在朝中正當紅的小範大人，那位監察院提司，竟然是當年老葉家的後人！

葉家因謀逆之事被查封，距今已近二十年，沒有想到原來竟然還有後人，而且竟是京都人津津樂道地小範大人，這個傳言令京都百姓們震驚之後開始興奮起來，紛紛交頭接耳傳遞著這個八卦消息，不到兩天時間，整座京都都知道了這個流言。

如果這流言是真的，窩藏朝廷欽犯的範府，那可要倒血黴了。朝中被範閑得罪慘了的那些京官文官們，開始興奮地籌劃著攻勢，當然，在宮中沒有發話的情況下，這些官員是不大敢率自行動地，畢竟隻是流言，沒有什麼證據。

聯想到範閑進京之後寧肯舍了一代文名，也要進入監察院，還要接手滿是銅臭味的內庫，京都民眾官員們無一不在心中犯嘀咕，對於這個流言的真實程度更是相信了幾分。

出乎所有人地意料，宮中保持著安靜，就像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情一般。而監察院卻開始行動起來，冒著被言官們罵三代祖宗的危險，八處開始在酒樓茶肆之中逮捕那些敢於傳播謠言的百姓們。

午後的一石居，樓中的酒客們麵面相覷，他們都是有些地位的人，但也沒有料到監察院八處官員，竟是毫不講理，將先前正在噴唾沫星子的兩位文士逮走了！

從監察院的反應，人們愈發地相信，範提司...與當年的葉家一定有關係！

監察院內，膝上蓋著崇毛毯地陳萍萍掀開黑窗簾的一角，看著街上那些噤若寒蟬的行人走過，唇角浮出一絲怪異的笑容。

“知道你媽是誰，又不知道你爹是誰，怕什麼？”

卿書友如羽真可愛...前些天胃痛的不行，一看那帖子，結果笑的胃更...更疼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